

邓贤文集



中国知青梦



国防大学出版社

○ 邓贤文集 · 卷 III ○

中国知青梦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湘惶的噩梦中悄然
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
同龄人。

——作者题记

(京)新登字 120 号

邓贤文集·卷Ⅲ

中国知青梦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76 千字 印数：5000

ISBN7-5626-0754-0/J·15

定价：18.00 元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贤文集

作者自序一 我的父亲

我有一个沉默和苍老的父亲。通常我们父子间话语不多，但是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总能感觉到父亲在我心中的存在。

父亲是带领我走进我们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动荡时代的路标。父亲作为一个沉默的世纪老人，他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和记忆了本世纪的生在我们这个内乱外患频仍的东方古国的大多数事件，尽管他的存在对于历史来说好像一粒尘埃那样微不足道。

但是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来说，他的精神影响如同夜空中的星

光，始终照耀着儿子跋涉的人生。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绝望，而比绝望更可怕的是不得不甘于平庸。坎坷也罢，磨难也罢，如果人生变成一滩稀泥，在馥馥的空气中发霉烂掉，那么再精彩的世界于人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幸的是，父亲生活在一个远离文明与发展的沉闷年代，他的满腔抱负、理想、才华和过人的精力都好像雷雨前涌出皮肤的粘汗，毫无意义又源源不断被溽热的空气蒸发掉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整整三十年间，除了赎罪般地拼命工作，剩下只有各种运动、检讨、下放、批判及严重的身体疾病伴随他。

父亲是一个科学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全部灾难就在于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科学和理想的时代，尽管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这个时代不过是短暂的和暂时的，但是对个人来说一个短暂的时代却终结了他的一生，因此父亲的个人悲剧无疑是早已被参加注定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崇尚暴力的年代，父亲的存在几乎是多余的，他的知识、才华和创造力都变成一堆无人理睬的废机器，人们批判他的时候还把他和历史倒退联系在一起。

父亲注定没有希望，无论什么人生活在那个时代都没有希望。同父亲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称得上是幸运的，因为幸运的重要标志在于我们始终站在社会历史急剧变迁的交汇点上。

毫无疑问，我的血管里燃烧着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父亲躁动不安的血液，我是他的儿子，是他生命的继承和延续。所不同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哪怕一点点机会，而今天的中国却使我拥有相对多得多的机遇和选择。所以我在拿起笔来写作之前曾经这样回答父亲：……假如可能，我的信心足够登上月球！

沉默的父亲始终站在我的身后，他把埋葬的理想主义锻炼成一座精神十字架放在儿子肩头上，我用灵魂才能承受这座两代人

的十字架的重量。父亲还用夕阳一般的苍凉目光为儿子送行，他知道儿子们将在不太长的时间穿越在中国一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隧道进入人类的共同世界。

父亲将留在历史中，他没有可能跨越自然规律，新世纪的曙光注定是为新的生命而升起，因此父亲就变成儿子心灵中一座永恒的精神雕像。我为此深深景仰并感激我的父亲。我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生命，我更从父亲那里获得与历史的血缘联系。

这样才有了我对于做人的选择有了我的文学创作，有了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和作品。值此《邓贤文集》出版之际，谨录心灵之言，是为序一。

作者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四川成都

作者自序二

都云作者痴

这部取名为《落日》的刚刚完成的书稿耗去我大约二十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人盛年中最宝贵的六百个日日夜夜，所以寄走书稿后，一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仿佛寄走的不仅是稿纸，还有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据说这种感觉同产妇相似，产妇放了包袱也会若有所失无所事事。谁叫你已经适应了十月怀胎的沉重而不是别的什么轻松的感觉呢？

有一天一个久不见面的外地同学打电话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写稿子。他很惊讶，说什么时候了，还写小说啊。我说什么“什么时候”了？他说你怎么不出去看看，九十年代了，人人都在改变自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小说里的世界就不精彩？你读小说吗？何况我也在改变自己，不然我怎么改变小说？他在电话那一头顿了顿，就很尖刻地说，你能写出《红楼梦》吗？要是不能写出来又为什么要写呢？……不是浪费生命吗？

我无话可答。

其实同学的话正好道出每个作者的痛处。你明知道你可能终生勤奋也写不出《红楼梦》，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呢？这话如同“精卫填海”的故事。小小精卫鸟衔着石子，它什么时候能够把大海填平呢？这是不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呢？你是不是在做无效劳动呢？

问题在于，当你没有填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大海填不平呢？当你没有写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写出《红楼梦》来呢？当二百年前的曹雪芹天天喝稀饭住破草房呕心沥血写作的时候，他

未必知道将在二百年后的今天拥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追星族。当他穷愁潦倒病死乡间的时候，未必没有人替他惋惜，觉得这个叫曹雪芹的人傻冒，不可救药，一辈子写本破书，活着有啥意思？何况他活着的时候还不能看到自己的书出版，拿不到稿费不能加入作协和享受不到辉煌。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明明白白地写下这首自白诗。曹雪芹当然知道自己犯傻，所以很孤独很不被人理解，只不过他决心继续执迷不悟，不打算改弦更张去领导时代新潮流。

试想，倘若当年的曹公突然聪明起来弃文经商或者去做三梯队出国留学，中华民族只不过多了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海外华侨，而少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

如果人人都能写出《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就不是《红楼梦》；反之如果没有人写《红楼梦》，《红楼梦》能成为《红楼梦》吗？

我想籍此说明的是：无论我们的时代怎样发展，也无论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出现多少花团锦簇的别墅群，马路上崛起多少豪华轿车的队伍，《红楼梦》总是不能少的，如同我们的精神田园不能听任它长满荒草一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的《红楼梦》（或者《战争与和平》或者《静静的顿河》或者其它），但是我相信我会因此而努力。理想主义总是一种美好的诱惑，不管别人看来是否犯傻（譬如精卫填海），它毕竟能给你带来追求和行动的快乐。

好在我们现在不必喝稀饭住破草屋，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多一些信心。

作者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成都家中

作者自序三

一九八二年开始文学创作，到如今已经写了十多个年头，那些发表和出版的东西堆在一起，也有不算小的规模，加上写废的稿纸，摞起来恐怕不下一两公尺高。这其中的万般甘苦、辛劳和种种滋味，只有自己心知。

写作是一种呕心沥血的劳作，恐怕仅仅趋名或者趋利都无法忍受这种劳作的艰辛和寂寞，惟有全身心热爱——或者说癖好才能将写作与生命融为一体。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读者，是他们敞开心灵让作者的勇气和才华尽情燃烧。没有读者就没有作者，作者只有活在读者心中才有价值，因此我始终像保护眼睛一样万般珍视读者的信赖。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和出版者。谭忠兴先生是个年轻有为的出版家，他亲自策划出版了我的这一套《邓贤文集》第一辑（1—6卷），使我的主要纪实文学作品得以结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承蒙国防大学出版社厚爱，使文集的出版工作进行顺利。

世纪末的钟声已经隐隐可闻，新世纪的曙光燃烧在地平线上，这就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增加了紧迫感。一九九六年我将完成我的最后两部长篇纪实文学，然后转向多卷本长篇战争小说的创作。我期待自己的作品不仅仅属于民族而且具有更多的人类共同性。

遵嘱作前言，有感而发，是为自序三。

作者

一九九五年冬月 于四川成都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回声	(1)
第一章	母与子	(4)
第二章	大治之年	(17)
第三章	山雨欲来	(27)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36)
第五章	天降大任	(46)
第六章	走向混沌	(61)
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75)
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110)
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151)
第十章	破釜沉舟	(175)
第十一章	暗度陈仓	(202)
第十二章	大卧轨	(221)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242)
第十四章	谆谆教导	(258)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262)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293)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323)
第十八章	大返城	(331)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361)
尾 声	断碣残碑	(370)
后 记	我要写本书	(377)

引子 历史的回声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动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动议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

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

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

……………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一些讪讪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些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第一章 母 与 子

1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今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埔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快快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